



卷四十六

松憲稟錄 瑞桂堂炳錄

墨子 子華子 曾子 尹文子 孔叢子

卷四十七

公孫龍子 張禹子 鄧析子 韓非子

卷四十八

聶陽子 歐欒瑣 微論

程氏

北亭瑣言

退齋莊聞錄

退齋筆錄 五德志

卷四十九

曠玉集 過庭錄 詩談

金玉詩話

南道記 舊

小說 舊聞錄

說部

四十六之四十九

說郭卷第四十六

松憲稞錄一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二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  
遐顧淒然長嘆數四謂二行曰吾甲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  
下行幸萬里聖祚無彊及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太橋上舉鞭  
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曰萬里橋上因追  
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堪適會黃旛綽戲語相解  
因曰吾故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旛綽奏曰臣能知之至曰  
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詰政事之外悉究其旁

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馬得之旃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咲而語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歸京師觀時晦通尤用俾損會春暮豪家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晏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立直定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大聲曰曾祖天子文相王臨淄郡王某乙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照飲三船銀盡一臣餽徐乘馬而東去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伏愈不自安然撫不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

不記乎忠晚新紫半臂更得十斗麵爲三郎生日湯伴聊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於恩者三更秋嘗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黜六宮共憐之何志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大和開成中有程修己者善畫得進謁修以始以孝廉台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擬之會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己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嘆謂楊妃曰收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神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羲已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為六十四卦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畫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楊雄言文王重之非是繫辭曰八卦成形象在其中因特重之爻在其中昧其文義為伏羲分曉觀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在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於卦辭則作於

卦辭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及王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辭多文王後事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象乃嘆周公之德則爻辭為周公作無疑孔子十翼乃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或宜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或曰此左右氏之繆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下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為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改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

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數是  
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  
以不義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冬秋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  
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死年二年十八年書王餘並  
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  
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全求車  
之類且書而不怒罪試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盟北盟特兵會  
淮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郵十六年盟  
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檻盟貫會陽根首止甯毋葵丘衣裳

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址否始國  
霸幼會郵未成惟壯十五年再會郵左傳曰復會烏齊始  
霸也夫子所謂也合諸侯九是再會郵為始平正東遷而雅亡  
齊桓霸而正風亡楚壯霸而諸國之風皆亡讀隱公之春秋見  
王迹熄而天下為五霸也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為  
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  
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文此正是世變接頭處夫子定  
書乃以秦誓雖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  
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周禮儀禮至周公作禮儀三百即周禮  
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

帝時有季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各官千金訪求不得補以考公記春上必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年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住文章各有禮六一公為一代文章冠冕爾以其是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

記序即不成歸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依四代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爾無媿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國不可及詩如至庫子戟已無不判鈍旦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覺繁

碎其他文人蓋亦各有所長而全美之為難

老泉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入習制科業時應紹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指麈尾舍翌日文定公國忽出六頓公文與彼穎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穎於一題有疑示以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注穎濱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即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皆天才長者明敏老可愛然以者謹重或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愛文定而穎濱感之尤深文章以蹈襲為難昌黎作樊紹還墓誌稱其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

一言一句觀降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澗等語誠然矣  
歐公跋之以請曰嘗聞繼宗絳守后偶來登覽周四偶成  
異哉樊子恠可吁心欲獨去無古於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  
話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  
云元和之後文筆學竒於樊韓愈學於樊宗師韓之文如  
水中盤味色東膠音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  
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  
蔭松栢也飄輕裙翳長袖即洛神楊輕桂翳修袖也昌黎  
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  
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六千城絕長城列秦民

娼秦君滅倂軍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句法  
矣牧之云明星熒開牧鏡也綠雲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臙  
棄暗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  
輓遠聽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  
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  
里矣見若螳蜋臺九層矣蜂窠聯起阿房矣小星楚楚咸  
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效之所  
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為難也

劉又嘲韓退之諛墓豈惟退之扒蔡中郎自謂平生作  
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辭則他碑有媿者多矣李北海為諫



官時面折廷爭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  
至時全帛購求及為葉有道碑稱美其孫景龍硯道士鴻  
臚卿越國公法善為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  
為一黃冠秉顯揚之筆讀之可發千載一嘆史謂自古粥文  
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善輩潤筆也使皆為郭叅作  
碑昌黎安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蜀與紫騮釗  
几之玩乎

王宣子之母既歿盜發其塚回剖其棺取其衣物宣子之家  
以開子宣獲其盜曰嵇四德者付於獄時紹興研勘斷罪  
免死坐以加役流宣子之弟公衮恚憤不已四德者出外公

衮携刀密即其所四德雖凶德一特無備雖起聞竟為公  
衮所斃郡具以問宣子時為吏部侍郎迺乞納出身誥  
命以贖公衮之罪朝廷下給事評議時楊春為給事中張  
安國在西掖議以為父母之讐言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莫之敢  
殺者謂知有法也獄或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齊民齒為  
之子者安得自比於人哉公衮之殺賊協於義而宜於法也且  
此賊掘墓至十數嘗敗而不死公衮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  
冤哉是則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罪之請不  
當許故縱失刑之人宜如律於是公衮正降一資而紹興守  
臣以下並坐失出之罪公衮時為和州烏江尉楊春字元老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  
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  
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為音蓋水假  
土火假水木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二六  
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  
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己亥四也  
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  
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  
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二十二者上也水  
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二者水也火以水為

音故曰火凡六十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  
音曆律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  
左旋故以中興之土而生西方西方之金而生北方北方之  
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南方之火而復生中  
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左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  
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  
之水西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尅自然之數也

東坡且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  
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兩箇配軍頭異  
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紹

興中張九萬以折字說吉凶秦檜一月獨坐書閣張九萬  
至以扇柄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九萬賀曰相公當加官爵  
檜曰我位為丞相爵為國公復何所加九萬曰土上一書非  
王而何常享真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中王翟欽甫  
金人也衆飲清菴飲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飲甫故掘拙  
起一句云為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嘆及賦第二句霜天  
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年白玉樓頭  
還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第屋暮云平夜來一枕遊仙夢  
十二瑤臺獨自行衆始知為飲甫愧謝延之上坐

陸放翁為阮胃作南園、已為福國之物陸碑仆卧簾下

有士人訪一奴、在閨府侍宴候稍久遠賦一詞奇之云春風  
捏就腰兒細繫滴粉裙兒不就從來只向掌中看怎忍在滿  
花影裏滴紅應是韶華褪暗感損眉峯雙翠衣深沾鞦韆  
綉鞋兒靠裙那箇屏風立地詞至為間師所見善其調  
語清麗明白呼士人來竟以此妓與之

宜春劉才卿叙古今書法源流云黃帝時蒼頡作古文周  
宣王持史籀作大篆李斯損大篆作小篆時始皇又好征伐  
王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難猝就乃納大小篆歸之  
於楷且稍作波執謂之隸書欲甚者止而便於徒隸佐書  
也故亦曰佐書始皇便乃行之於世又有王次重仲以當時

字体少波勢乃增之為八分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為右漢  
史游復解散隸體而為草。劉德深破隸體作行書張伯  
英變行書作大草已上才卿所考訂亦評矣按藝文志  
不以小篆為學斯而以為程邈必大有據歐陽集古錄跋  
以隸與八分為一體趙名誠金石錄云隸書者今之楷書  
是也亦曰正書亦曰真書自唐以前楷字為隸蓋明誠比  
今之楷字為隸而以有波勢為八分余家有漢刻三十四  
冊比其筆勢考之可見矣

易安居士學氏趙丞相挺之。子諱明誠字德夫之內子  
也才高學博近代鮮倫其詩詞行於世甚多嘗見其為

乃父金石錄後序使人嘆息比間見世間萬事真如夢幻  
泡影而終歸於一二立而已金錄於此曰石金石錄三十局者何  
趙侯德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反五季鍾鼎甗鬲盤  
匱尊議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踪凡見於倉石刻  
者二千卷皆正其偽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通下足  
以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嗚呼且王播元載  
之禍書畫具胡椒無異長與元凱之病錢癖何殊名雖不  
同其感一也余見中辛巳始婦趙氏時先君作吏部員外郎  
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年朔望謁  
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等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

玩咀嚼自謂爲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也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聞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家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寢覺有味不自己後或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懷悵者數日後屏君鄉里十年偏取俯拾衣食有余連守西郡竭俸入比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事正校勘正集籤顯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撻疵病盡一燭爲率故能筆

扎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偏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定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業第幾行此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主茶傾露懷中飯不得欵而歸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少縱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大厨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則清鎖上簿閱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楷塗寬整固不復回時之沮或也是欲求適意反取慘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翠羽之飾體無塗金刺緣之具邇書史百家字不劉缺者本不說謬者輒市之褚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

家者流文字寂備子是几案羅列枕藉枕席意會心謀自  
從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候守溜開  
金冠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且悵知其必  
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大夫人喪南來既長物  
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盡之多幅者又  
去古器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盡之尋常者几  
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驢渡淮及渡江至  
建康清州凡所謂十餘車者已化為灰燼矣建炎戊申秋  
九月疾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建康具舟上無湖  
入姑蘇將下居顛水上夏五月至汜陽被旨知湖州道關

上殿遂駐家汜陽獨赴詔六月十二日始負擔捨舟坐岸  
上着衣巾精神如虎目爛光射人望舟中別余甚意惡  
呼曰如傳開城中緩急柰何載手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  
先棄輜重次之袂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宋器  
者自可抱負與身俱亡存忽亡人遂馳馬去塗中奔馳  
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疴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  
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虐且痢  
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七日  
道不起取筆而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  
英畢須四雞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疾

時猶有書二萬卷金在刻二千卷器皿禱百待百客  
他常長物稱是余有文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候  
有妹婿仕兵部侍郎捉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  
行禮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冠陷洪州遂盡棄所謂連艦  
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烟矣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寫本李杜  
韓柳集世說益鈇論漢唐石刻副太十卷軸三代鼎彝十  
餘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敝在卧內者歸然獨  
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第仕勅局刪定官遂往  
依之到自于己遁之嵬在陸人棄衣被走黃岩雇舟入  
海奔赴行在時駐驛章安從御舟岸道之溫又之越庚戌

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  
又赴杭光侯疾亟時有張飛鄉學士携玉世筵示侯便携  
去棗實胝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須金之誥或傳亦  
有密論列者余大惺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  
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時不敢留家中并寫本  
書寄嵬縣後官軍收叛卒取閱盡入故李將軍家所  
謂歸然獨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  
蒸吏不忍置也所常在卧榻所乎自開闔在會稽卜居  
上名鍾氏舍忽一夕室辟負五盃去已悲慟不已重立賞  
收贖後二日隣人重浩出十八軸求常故知真盜不遠矣

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錢價得之  
所謂歸然獨存者十去七八所有一二零殘不能部秩書  
開數種平書帖猶愛惜如獲頭目何愚也耶忽開此書  
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錢縹帶  
來十卷為一快每日脫吏散輒較二卷此二十卷有題跋者  
五百二弓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水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  
沒不惜國亡而毀列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  
取畫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矣或者天意以予菲  
薄而不足以享此物尤耶抑亦死者有之知尤斤愛惜不肯  
留在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

之二年至遽伯玉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矣何  
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  
又胡是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沒世好古博雅之  
又威戒云船具四年玄墨默壯朔寅日易安堂題

有士人求見韓魏公說親喪二女未嫁願有以周之公退顧  
無所有為之戚然夫人收須器待一夫合送之士人對使者  
曰相公何薄我也叱不受公曰吾固疑甚薄也復與一合送  
至士人又怒罵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  
不顧使者特回公有與一合以往士人咲以書投者使曰吾事  
已亦不願受也向來蓋欲觀公度量耳劉光祖踞後溪朱



文高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  
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延士人者進  
夫人遂挈收具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窓隙中見士  
人拾所遺釵入懷求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神止之少頃公  
乃出容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被衣收拾未穩士以平  
得之可以齊以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

有士人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  
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  
公曰某以貧故輒贖公書見蔡端明有回書并果物  
令某面致某死罪徐曰君謨手段小此恐未足以了公事

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為之發書子事謂曰士為厲真  
書大人容之善矣長安之書無亦可已公曰士能為我書又  
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閩中夏竟官之蓋書中  
所囑者如此

道君賞宴於禁中種桐花盛開問左右曰何以為此眾不  
知所對上曰可賜各珊瑚樹

墨子三卷

昌黎韓愈讀墨子曰儒識墨以上同兼愛尚賢明兕而孔  
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識專臣不尚同執孔子  
汎愛親仁此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執孔子賢此四科進

獲親仁此博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也孔子祭如在  
幾祭如不在者曰我祭名則受福不明鬼也儒墨同是墨堯  
舜同祭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曰如是也  
子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是為孔墨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義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遇第六

三辨第七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比干之殪其杭

也孔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良  
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  
難令然可以及君見尊。江湖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  
一狐之白也。谿深者速涸澗淺者速竭磽确者其地不盲

右見親土

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為本馬喪雖有禮而哀

為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為本馬。志不强者智不達言不  
信者行不果披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拗  
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務言而緩行雖辨必不聰  
多力伐功雖勞必不畜。多不可簡而成也言不可巧而不立  
也。右見修身。○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

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畢已則為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右見所染○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

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右見法伏○先盡民力無用之

巧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既寶虛於待客患也

○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

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右見七患○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

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克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

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中授之政九刑成湯舉伊尹於庖厨

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置罔之中殺之政

西土服○有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爭厚於貨者不能分

人以祿○有一衣裳不能製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

必藉良宰○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

必索良工右見南矣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

二耳之聽也一手之強不若二手之強也右見尚同

子華子 干身 晉人程本字子華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人天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凡

書凡二十又四篇以相校復重十义四篇定者十篇皆以殺

青書可善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須公

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忠樞來賢焦之中為其家臣

子華子生於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交故府傳記之章

性聞爽善持論不肯苟齊於諸侯聚徒着書自號程子  
后稱籍正開於諸侯孔子遇者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  
欲壯諸侯而不能數乃遣使者來縛幣時以為爵執圭是  
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于華子亦遂  
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景  
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吳氏更題其詩曰子華子簡子卒  
相子立子華子返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令其去  
編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其相綴隨紀其取開而無次叙非  
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以經紀仁義  
存誠養操不苟於售惟有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

與之為父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相連禍日以權  
譎為事子華子之日言如持石納石不相齟合卒以不遇可  
為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陽城胥渠問一

孔子贈二

北宮子仕三

虎會問四

晏子五

晏子問黨六

執中七

天道八

北宮意問九

神氣十

水陽也而其復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水涵太乙之中  
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  
物而行乎天上曰陽氣為火○勝故冬至之日燠陰秉為水

水水勝故夏到之日溫。所貴乎者梁肉者亦腐鼠之謂也。所去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

右見陽城  
胥渠問

物局於所甘士局

於所守。丘陵崇而亢城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閔成於下

魚鱉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途之人則蔭矣。

見孔子贈

百事成

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愛之反則憎必有

所立矣。則之反則濟必有所在矣。譽人反則毀必有所歸矣。

見北宮  
子仕

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湖納汙衆流是渚。

見虎  
會問蒙金

以沙固玉以琰珠之所生。施村之潤而喂隩之下也。豫章梗楠

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穹谷孱顏嘔悟之區。如以匙勘

鑰也。如以壘印塗也。

見晏夫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

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中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言也。

○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為儀則既無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員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

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才而以勢

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

見子問  
晏黨

生者死之長有

者無之。反疲者瘞之。自虧者城之。漸。渾淪鴻義道之所

以為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

為巧也。

右見  
執中

一之所以成。曷計紀以生一之所以網。方有以藏

金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

及其所不至。○鈞天廣漠飛鳥通而不止。崇楹續拱射抗

逝焉。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曰右見大通彼其視鳳凰麟也，秦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

露也，明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寬，凡草木之異者，畦

園之蔬爾，彼其視玉石瓌恠，凡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

○鑿理也，理者意也，藥者鑰也，淪者養也，中無載則道集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見北宮意問伏羲神農之士，其童

蒙瞶，蹶，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求年，寅帝堯舜之世，其

民樸，以有立職，慎而弗鄙，弗夭失以難老。見神氣 晁公

武讀書生云：右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喜

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魏人，既不合，又藝

文子至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托為之者也。其

書有子華子為越簡子不愆，又有春襄之卒，在春秋前

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抵梧類如此，且多

字說，謬疑淺陋，隨治元豐以後，學子子所為爾。

曾子二子

晁公五讀書志云：右魯曾參撰，漢藝文至曾子十八篇

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至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

十篇本也，有顯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歟？視隋亡一篇考

其弓已見於天載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

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

在其中歟否也余從父居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寔知子思中庸者雖寔而知讀子思者蓋其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天戴參校頗為是正而盧註遂行於曾子云。

修身一 本孝二 立孝三 人孝四 事交母五

制言上六 制言中七 制言下八 病疾九 天圓十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將學而孱守之徵言篤行之行欲先入言欲後人。行毋求數有名事毋求數有成。見利思辱思難思詬嗜欲

思恥忿怒思患。人信其言後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服。服宜其類類宜其年。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受人。好人之為善而勿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惡不宜人以不信。不施人之懽不盡人之禮幕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倫直而不徑。共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者不教誨亦所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弔焉助也。壯稱無得焉恥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勝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故也。諛而不能行窮也。喜怒異慮感也不能行之。誣之非其事而君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詞虛也。無益而受

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言教人而不惑焉賊也臨謀之而  
觀其不怒也怒之而不觀其不愠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  
諸已而觀其不踰也餼之而觀其有常也身見修養可能也敬  
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義為難義可能也卒  
為難見大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之父母所樂  
樂之養之內不養於外是則越之也養之外夷養於內是  
則疏之也見事父母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俱  
里○人非人不濟馬昨為不是士非士不高水助水不流  
口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不假責而  
取態不比譽而取食不宛言而耻富不屈行以耻位○不

恃富貴以為己說不淺貧賤以為己尊見制厲馬準以高  
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洲為淺麀穴其中卒  
其阿以得者鯉也見病龍非風不舉龜非大不兆鳳非  
梧不棲麟非藪不止見夫圖

尹文子

周人尹文子

漢山陽仲長氏撰定序曰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  
齊宣王時居稷不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  
稱之著者一篇多所彌偏論莊子曰不墨於物不尚於  
人不技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必足  
而止於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



於老黃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  
繆熙伯以此者見示意甚玩之而多晚誤聊試條次撰  
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大道上

大道下

大道無刑稱器有名。道不足以治則用法，不足以治則  
用術，不足以治則用權，不足以治則用執，用則交權，  
用則交術，用則交法，用則交道，用則無用而自治。  
名以檢形，以定名，以定事，以檢名。名有三科法有  
四程一曰命物之名方園百里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  
賤是也三曰况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四曰不變之法律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陪之法能異同鄙是也三曰泊衆之法  
律度權衡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必用群下不可妄窺  
執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窺為人君者有術而使  
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執而使群下得為非執之重  
者。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名  
之則乖。故人以度審以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  
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稭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  
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  
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  
言有範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勿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

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好有為有事於益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衡術所為者不出農稼軍陣周務而已。獨行之言不是於他成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禍戶說絕衆之勇不可為征陣。雉兔在野衆人遂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忠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史則貧鄙不爭。圓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得轉也方者之止不能止不得不止也。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方物所不能亂竒者權衡是也。以權彬用兵萬物所不能敵。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裒施於己也起於靖所唯安猶可怨也驕人無若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責而弗能責弗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踈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踈之以其無益物之其故也富貴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

孔叢子者七弓

陳勝時孔鮒字子魚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上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為六弓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駭也至孝武朝太常孔藏又以其所為賦與常謂之連叢上丁為為一卷附之子未然士大夫號藏畫

者所得本皆亥豕魯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  
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入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役鬼谷尉繚浮  
誇汪洋之說尚且命氏子世矧是書所載昏先聖之  
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天可泯而不  
可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瑩者云嘉祐三年戊戌  
歲二月日具官臣宋咸謹序

嘉言一 論書二 記義三 刑論四 記問五

雜訓六 君衛七 述守八 公儀九 杭志十

小兒雅十一 公孫寵十二 儒服十三 對魏王十四 陳士義十五

論勢十六 執節十七 詰墨十八 獨治十九 問軍禮二十

答問二十一 連叢子上二十二 連叢子下二十三

嘉言

夫子適周見萇弘語劉文公曰萇弘周大萇叔也劉文公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河言深廣也黃帝之形親

也侑眩而龜背長九尺又六寸成湯之容躰也然言稱先王

躬履謙讓令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具者乎劉子

曰方今周室衰微敬王時而諸侯方爭孔丘布衣聖人安施

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施而墜禮樂崩表亦正其統紀

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織紉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後可以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齊東郭亥

齊大夫東國賈之族亦曰子方闕子之黨也

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

馬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以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令子士也位卑而齒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益姑已乎大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三十斤曰鈞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無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

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為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填墜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高墜之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包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曰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乎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也受命於人者舜禹也湯武順天以誅惡舜禹順人以歸義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

之聖賢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勸功勲  
鳴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賢稱讓禮樂之美  
大禹謨禹貢可以親觀事謂位賢運德宅土貢賦之事臯陶謨益稷可以  
觀政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論呈極彛倫之度泰誓可以觀議謂天  
命之義五誥可以觀仁謂吊民之仁甫刑可以觀戒謂欽惧之誠通此七者  
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  
而不諂吾於高宗形日見德有報之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君子之不忍言人之  
惡而真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

記義記天子答第干諸侯所問之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問人之  
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  
母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  
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籠也夫受  
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

莊子魯大夫武伯懿子之子也仲孫彘也

問於孔子曰者古同

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  
聞諸老聃昔者甄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陸同  
僚比德以贊文武及甄叔死四人者為之服古之達禮者

行之也顏雙也魯人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雙言以非罪執於衛

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

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

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受金而令不辜蹈辟凡人且

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秦風哀三良詩苟出金可以生人雖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

其欲由也或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

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教而齊之以

刑是以刑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

以刑折之可也夫無禮則民耻而正之以刑故民免苟

曾子問听刑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寬之術歸於

察寬則民慢則姦偽生故民之以察察之術歸於義察甚則過乎暴故以義為質是故聽

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民怨故善听者雖不越辭不越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

罰無僭亂辭

### 記問

夫子問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孔伋字子思鯉之子意子孫不修

將忝祖乎羨克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

志乎子思對曰伋於進贍函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為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折然嘆曰吾無憂矣也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刑類事有其偽必審之矣由子路曰由乎之心之精神是為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試神通則秋不能道周其

所察聖人難諸

楚王使之糧奉金幣聘夫子

楚昭王欲以書文地七百里封夫子一為令尹子西諫而止

宰予冉

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無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

乃敬曰大道隱矣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雜訓 諸侯第十二日所請而子思訓之非一理故曰雜

子上雜所習請於夫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非至人之道

子聞曰先人

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辨也故

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

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道也於學則寤焉吾

嘗企有望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姓而加之以學

則無惑矣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當為不兔服

免當吊不吊則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

疏遠也子聞之曰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季衰子肥

百世之宗有經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則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志之道然也

孟柯問收民何先子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利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皆利之大者也利非則利之利

居衛

子思父去魯以居于衛中有在齊道米之言蓋本自衛而往故主衛名篇

子思在齊尹文子

齊大夫有書三卷行於世皆言治道

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

曰此非吾子也吾婦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

舜之妃復可疑也如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名者此父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正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述狩

公儀

魯人有儀公僭者

教本皆作僭詐其行已疑為公儀休之兄弟

砥節厲行樂道好古

澹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若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



賢謀用其謙雖疏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之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  
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  
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嗑亦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sub>×</sub>病<sub>×</sub>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  
也毀遺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  
弗為矣

### 抗志

曾申參之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

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執與屈己以富貴不  
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人望車子思問曰鰥  
魚之難得者也子果得可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  
魚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休則驕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  
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 小爾雅

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道謂之寡夫曰榮寡婦曰嫠妾婦  
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  
幸語貴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法上淫曰蒸下淫

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而心躰慙曰遂

廣名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倍猶居也

請天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近先君

請大夫命曰未可以从先子空棺謂之襯下棺謂之突慎

窆謂之封宰冢也壘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度去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路也八尺謂之仞色

以七步為仞倍仞謂之尋、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

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兩倍謂之匹、有之束禮玄纁立兩以兩為

雙合則成匹凡十卷為五束以應束每兩量云一手之盛謂之益滿一手是也

兩手謂之掬一升掬四謂之豆、四謂之區、四謂之釜舊規四升為區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為釜六斗

區一斗四升也齊陳以瓦十釜為鍾與今同釜二有半謂之藪、二

有半謂之正四斛也正之為鍾斛鍾二謂之秉二十斛衡云二十四銖

為兩、有半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鈿、謂之鍏舉三兩二鍏四鍏六兩二鍏四

兩為之斤、十謂之衡、有半謂之稱秤二謂之鈞、四謂之石

石四謂之鼓

### 公孫寵母

### 儒服

子高衣長裙服褰袖方履麕屨筓扇也見平原君曰吾子

亦儒服乎子高曰此時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

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  
純卿師旅則有介冑之服言將相皆儒者所謂徒容徒走則有若穿之  
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爾子高曰取包衆美  
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客有郗文子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  
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  
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  
有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先生厲声高揖此  
無乃非親之謂子高曰始吾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也  
人則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  
二子之泣非邪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一不忍之心其餘取斷  
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火姦之  
人以泣身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對魏

陳士義

魏王謂子順

孔武後名斌字子順乃子高之子嘗相魏安釐王年五十七一作子慎

曰吾欲致天下之

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

祭公為王卿士名謀父

吾欲

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  
請君去其尊賢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  
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

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致君安得而臣之

### 論執

### 執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亦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体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而至作之不變習與躰成則自然矣子高以為高乎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材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

答曰言貴盡心你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 誥墨

### 獨治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生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 問軍禮

### 答門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公或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信入其言人知夫婦處王幽

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使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使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床策之私事不得掩焉者夫設教之言驅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昏書實事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說郭卷第四十六

說郭卷第四十七

公孫龍子一卷全抄

公孫龍

疏府一 白馬論二

指物論三

通變論四

堅白論五

名實論六

疏府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乱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辨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也言馬所以名也形色非形之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永白馬於廐中無有而驪色之為然不可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

亡則非馬貴非馬欲辨是非而辨以王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  
穿念趙平原君家穿白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敢  
先生高誼以白馬為非馬爾請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  
之言悖所之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耳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  
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孝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博  
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去之張繫弱之方戴忘得之矢  
以射咬呪於蠻云夢之因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王遺方楚  
人得之只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田人忘方之得  
之而已何以楚君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是仲尼異  
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

尼之所取故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然矣孔穿  
無以應焉公孫龍趙平原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  
穿謂龍曰臣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詭生之行願受業之日  
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言悖龍之學  
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  
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見也今教龍去白馬非  
馬是先教而後師之先教四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教龍者以  
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家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  
也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所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  
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

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聞王得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聞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侮而不聞辱也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為以士也然時王一以為王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也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之非無非則亦無之功則嘗之無功則何賞之而人怨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下理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之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求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今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人有異王令者見侮而冬不敢不敢聞是全生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聞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生辱之故因除其疾不以為臣也罰之者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聞者必榮聞者也榮敢聞是而正是之必以為臣是以必以為臣是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共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終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子以子之言有以齊王子之難白馬之非不知所以難之說此猶知好事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何執白馬者所以僉形也白者所以命已也命色僉形

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曰之非馬何也曰有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相非胡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也有可如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者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馬非馬也曰馬未曰與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為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為未可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謂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

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棺槨異處此天下以悖言亂之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馬者獨以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也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次所應白馬者有玄取於色黃黑馬皆所從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 指物論

物莫非至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調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物指而



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物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所指也非有所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天下又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於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者也物莫非指之非之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難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而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 通變論

曰二有一子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無右乎二有左乎曰二無左乎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為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

乎曰可曰謂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變隻曰右曰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左又與右二者左與右與右奈何羊合非牛馬牛合羊非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無牛之非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惧有而或類鳥羊有角牛有角牛之羊也羊之而牛也求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本而以是猶殞之不同若左右之猶是牽牛羊有毛雞有羽故雞足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亦非雞之乎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

審矣奉是為亂名是狂奉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白碧  
曰何哉曰青白不相子而相與交對也不相憐不害其方也不害其  
方者交而對又當其聊若左右不驟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奇  
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奉矣其有君臣之於國  
為放強壽矣而且青驪手白而白不勝矣白足之勝矣不勝是  
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則非正奉正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勝則  
兩明矣爭而明其色碧也其子暴乎暴則君臣碧乎黃黃其馬  
也其子類乎碧其雜也其子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  
者昏不明非正奉也非正奉若名實無當驟色章焉故曰兩明  
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堅得自其奉已二無  
白得堅其奉矣三曰得無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  
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未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  
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得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有自藏也非藏而  
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  
自得其堅見與不見子不見焉一一不相盈故焉也者藏也曰右  
之白之堅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  
無取乎白石不相焉者固乎然其無也曰於石一也黑白二也而在

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与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故孰謂之不高曰曰不能堅手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代也堅白憾於石惡乎高曰堅未與石為兼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必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藏堅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自則不白物而白為黃黑與之然石有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高也者因是力與之果不若因是其猶白以目以大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而見為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乎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謂為為離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 名實論

天地與其所產為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實為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為位也出其所位非位：其所位為止也以其所止：其所不正疑其所止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為誰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乱也故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止乎故彼此正於正於正可彼此而彼且此彼而此不可大明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明實慎其所謂至

矣哉古之明王

鬻子一大全

鬻子名熊楚人也 周文王之師年九十見王 曰者老矣鬻  
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是尚少也文王師之  
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  
趙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矣遭秦汗暴亂書紀略蓋子  
禹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  
乃十四篇未詳是執事篇或散錯亂文多遺缺至敷演大道  
詮拱明吏闡城中之教化論形得之是非雖卷軸不全  
而有門可見然勝鄧林之桂荆山之歆君子余文而得觀

鬻子博道德善謀政事故周文王屈節大聖詔情詢存帝  
王之道辭多匡救之要理致通玄旨趣恢弘寔先達之奧言存為  
諸子之首倡織組仁義經緯邦家乘勸戒之氣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  
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詩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鑑鬻子論道無邪之謂  
歟幸以休務之深披閱子史而書藝寔繁不能精俗至於此子  
頗復留心尋其立還之端探其闡教之旨堂如萬言道恢馳術飛  
談者矣亦方字重千斤評高萬歲聊為註解略啓指得馳心於萬  
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  
毋忽焉華州鄭縣尉逢行珪序

鬻子大道文王問弟八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柰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終成所忌之事

鬻子道待五帝三王傳政甲弟二 篇之二

不肖者不自謂也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之愚見於言謂智人猶謂之愚

鬻子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弟五 篇之三

天國有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得而

知所返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害為之仁仁與信和為道帝王之春九萬物皆有器故欲有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欲帝王器者不成

鬻子守道王帝三王周政甲弟四 篇之四

聖人在上位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暴亂在王位四千里有一人則有比有也

鬻子黃道五帝三王周政乙弟五 篇之五

昔之帝王其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而於神而功家於吏福海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

也其道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召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鬻子撰吏五帝王傳政乙第三

篇之六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賢也不肖昏其為故為人得為不肖人休為杖能測為志信飾為故曰民者即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為民為必與為士民與之明主舉之士民若之明主去之故王者取之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為故曰民者至止也而候之取吏為必取所受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自此以上皆言人之好情吏之德行齊有所受樂之多少殊別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鬻子撰吏五帝三王政乙第五

篇之七

故曰君子不與人詩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愛能必志而不能必見能入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入者出之於詳而施之於行故非三者行是忠三者行善而道論矣

鬻子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篇之八

昔者帝高陽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昔有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高陽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帝之道而行之

鬻子士弟禹政第六

篇之九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杜子業得既之黜得季之甯得然堪子玉七  
大失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上弟禹政第七

篇之十

禹之治天下也以吾声聽門懸鍾鼓鐸整而置鞀以得四海為民於翼  
虛田教寡人以道者繫鼓教寡人獄以義者繫鍾教寡人以言者振  
鐸語寡人以憂者繫磬語寡人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声是以禹嘗  
披一揆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  
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鬻子湯政治天下理第七

篇之十一

天地闢而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死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  
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帝  
然後有：別：然後有：義：然後有教：然後有：道：然後有  
：理：然後有教教故有真有且有進有故然後以為教月盈一  
虧月合月禹以數絕四者皆陳以為教治政者衡也始終之謂衡

鬻子湯政天下至討第七

篇第十二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淫里且東門虛南門嚳西門疵政門側  
得也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載至紂

鬻子曲阜魯周公政申弟十四

篇之十三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在知惡不故者

謂之或夫狂與感者聖王之戒也

鬻子慎誅曾問公弟六

篇之十四

政曰昔者政官者往日之調也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判故使賢母弟王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罪而見珠死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憤焉

鄧析子 二句金

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皆定數而書可善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可之說設無窮之辟也當子產之然教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截之於春秋左氏傳昭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大叔嗣為定政公八年大叔平駟顛為政明年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之然核是乎不忠苟其可以加核於國家棄邪可也靜女子三革取彫管為竿旄何以皆之取其志焉故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帶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茨忠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形間法矣又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得說戎稱子產諫鄧其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同類謹弟一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仁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悼厲之氣金天析之人使為之善民必善於此民無厚也凡民有穿喻為盜者有作為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



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无厚也堯舜為位天下而禹  
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  
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恣上參其  
柄而不理者未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  
信一累以累以在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責  
賞而無助一責君大位而不治二責埋官而不平三責御君陣而  
奔皆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典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論勢固則與  
安成定則策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固失此必有

則不能中行隨於國則不能特知不足以治威不足以行誅則  
無以與下交矣敬使而喜賞必當功忍而使誅不必值  
罪不慎喜怒誅賞奴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  
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象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下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厭人之  
長不以其拙病人之二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  
而置之塞邪性之路蕩淫辭之端下閣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  
為善者君與之賞為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中而  
事之循其所以進而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  
久今之為無堯舜之才而暴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于混宜之中而

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歷暴欲治之名無益乱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  
如始也富必終貧旺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侵侮故曰高貴無  
以高人聰明無以窳人資給無以先人到欲無以人勝人能展  
行以可以為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德事莫難於必威威必合於數听心合於情故抱  
新加大樂者必先燥平地注水濕者必見濡故曰勤之以其類安  
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名賞缺渥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者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

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其亦虛妄

目貴明耳貴聽心貴思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  
則無不聞矣以天下知之慮則無不知得此四術則存於不為矣

韓非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李而歸其本於  
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  
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及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  
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使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非所宜用廉直

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  
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  
著書秦因怠攻韓始不用及急乃使韓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子之諸公子也今欲併諸  
侯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  
遺患也不如過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遣人遺藥  
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三柄第七

愛臣第四 王道第五 有度第六 楊權第八

八姦第九 十過第十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民第十三 姦劫殺臣十四 亡微第十五 二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第二十二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隸第二十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內儲說下三十一 外儲說左三十二

外儲說左三十三 外儲說右三十五 雜第三十六 雜第二十七 雜第三十八

雜第四十九 雜執第四十 問解四十一 問田肆四十二 定法四十三

說疑四十四 說使四十五 六交四十六 八說四十七 八經四十八

五蠹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忠孝五十一 人主五十二 飾令五十三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雖然臣願忠言所聞難大王裁其罪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足而天下  
之徒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  
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志者也右見初見奉

韓氏秦王十餘年出則為杆敵入則為帝薦

出拱以供若薦居人

秦時

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收天下功歸於強秦臣大韓入  
貢暗與郢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  
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贖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不  
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殘者不  
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攝達時孝也凶飢之  
歲父兄於室于死於戶而於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度海  
中沉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敵唱和而不差者其利等  
也故躄庸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咲責瘦者以  
舉千鈞冗者以及是手驅遙足於庭求發捷於檻斯逆理  
而求之猶倒索裳而索頰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交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  
也夫水濁則無舜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  
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極溺下之以石救火投之

以薪大建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是知大道而不知中不能無成無有而足守虛青實而万事畢

忠信於不忠義生於不義者而不收謂之故言出而不督謂之聞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作所處則失道非其道則誦意無貧慮無忠行無道言度如受實万事畢

大言榮不若辱非誠僻僻也得不得若失非賢談也不進則退不善則憂不得則迂此世人之常其人危斯十者而馬一矣所謂天辨者則天下之行貝天下之物遷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得忘矣小辨則不

然別言其道以言相射覆車奔馬折論敗戴之者安得不危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馬之不可分清濁不可理分矣斯誠明听能聞於無声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可以不聽則通於無刑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不萬民恐震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失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勤者用不失其利故明君審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謂己之謂也

夫負重者患塗遠攄貴者憂民离真重塗遠者身瘦而無切在旁上民者雖勞而不灑故智者量塗而後明負君親民而

出政獵罷虎者不於外園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園非罷虎之處也池非鯨鯢之衆也楚之不沂沉陳之不束麾長虛失滌而不見敵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妙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困執而發奮則行等而明珠入齊而得時別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秉執之在外推辨說非所听也虛言向非所德也無益乱非舉也故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乱論志道意之非務相乖也在飾訓以相乱匿辭以相乱移非言之辨也慮不光定不可以位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勝十里帷幄之奇不戰百勝黃帝師之

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惡無他故焉故淺之也君子并物而錯之無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於口五形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乱之法不許談然寬裕蕩然簡易格而無矣精誠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爲夫水擊折轆水疾被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馬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噉有實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齊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曰行之万世傳之無爲之也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如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今日之陽

夏日之陰万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豈在振目盭腕乎標鞭朴而後為治故

天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  
而親者忘相應者也退而疏者忘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  
得也去而交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  
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輒亦不可不詳

###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真怒憂愁又感於此今轉之在己為辰在  
地為恣在己為樂在地為喜在己為嗔在地為怒在己為  
愁在地為憂在己若扶之携謝之與議故之與石諾之與

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  
辨與辨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執與富者言依於豪  
貧者言依於利勇者言依於敢與遇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

不用在早晷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非言勿所宜為勿為非以避其  
尤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各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声一声而非罵勿  
追一言而怒罵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不此誦君子也

夫枉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近也信則不信  
也不以信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听於無戶則得其所聞故  
有形之本無戶者有戶之母循在責實之極也按實定

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立夷而淵實，至人不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為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為之權衡以乎之，則并與權衡而均之，為之符、爾、以、信，之則并與符、與、而、竊、功、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被、竊、財、誅、竊、國、者、為、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聊、故、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傑、者、乃、聖、人、之、罪、也。

欲之與惡喜之與善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於教四者失之修故善索朴任淡憂而無失未有修焉此德之取也。言有信而不為信，言有善而不為善者不可察也。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功，莫大於使民不爭立，今法也而行私與法爭其亂其於無私立君而爭尊，愚與君爭其亂也。其於無君故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所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喟，大臣緣身而貢名，而則形；而責實，臣情其重，誅之至於不敢行其私矣。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看慮淺，則事頌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乱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負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以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此為耻，斯民所



以乱多治少也堯置欵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  
之人武有戒慎 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有古此之勤至於  
粟陸氏穀東里子宿沙文戮冥文桀誅魃逢紂劓比干四  
主者乱君故其疾賢若仇是此賢愚之相覺若百尺之整  
與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童天下之上明君之御民若  
御奔而無轡展水而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儉則福  
生驕奢則相起聖人道道遙一世宰匹万物之形孑然無  
鞭朴之罰莫然無地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  
知冥：推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時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因而數日窮迫於下

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古見存韓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也者言順北滑澤洋：繩：然  
則光以為華而不實敦抵恭厚艱固慎完則見以為掘而  
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  
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剛剝而不辨激急親近探知人情  
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門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  
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  
逆則見以為貧生而謏上言而遠倍詭躁人間則見以為  
誕捷敏辨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信則言  
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

以難言而重患也古見難言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大貴必異生位生安無等必危嬪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字之害也郡臣之太博君主之敗也右見愛臣道者萬物之始也是非之計也是以明君子守始以知萬物之源至已以知善敗之端又見王道

國無帝強無當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統公法者民安而治國能法私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為審得失有推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以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

上而下比周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又能者其目亂以譽為黨以毀為罰惡之人釋公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古見右君

明主之所遇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夫虎之所以能以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制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若見二柄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刑曼理皓齒說噴而損精而損身故去秦去甚身乃無害右見揚權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林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破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方有也九曰不可察焉右見八姦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賤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群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者不務聽治而好五形者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慢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醜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独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

內不量分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諫臣不用則絕世之勢也十過知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志必強毅而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法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私耗國以使家力能力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勁直聽用且矯士用獨重人力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至故智術能法之士用欺貴重之人臣必在絕之外矣右見孤憤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

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以之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  
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責重論其所愛則以為積資論  
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省之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

博辨則以為多而交之

米鹽之為物則群萃以成對解謂博明細類之物則為已多各面殺交也

畧事陳

居則曰怯儒而不尽意肆廣事則曰知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夫龍為之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

嬰觸也

人主亦有逆鱗說

者無嬰人主逆鱗幾矣

右見說雅

主用術則大臣不能擅斷近習不能賣重官行法則浮萌  
趨於畔農而游士危於戰陣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

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排獨周乎道言

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右見和民

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日  
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耳必不固其執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  
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不得不為己听故身  
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非能欺者何  
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右見奸劫弑臣

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  
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

靈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  
行法以為亡徵之居風雨者其無天下不難矣右見陽微  
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  
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易々々則民務變是以有道之君貴  
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  
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奉動  
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疾疰痺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刻思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  
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鬼不傷也

鍾經

鬼崇也疾之人謂鬼傷人々逐除之々謂人傷鬼也民犯  
令法之人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不上犯法則  
止亦不行刑上不刑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  
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不傷生

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里之可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  
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著也物理不可以相薄  
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  
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死生氣檀焉萬智斛酌焉萬事廢  
吳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  
以恒其光五常得以常其位列宣得以端其行四時得之

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亦私得之與天地統聖  
人得之以成文幸道與堯俱智與稷俱狂與桀糾俱  
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手遊管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則  
以為暗乎光照以為明乎其物冥而功成天地和化當  
虛字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刑景弱隨時與  
理相應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敗得之以  
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濁者適飲之即生譬之  
若歛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  
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始於生而卒於死  
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是以聖人愛精神而

貴巡靜此甚大於而虎之害大見虎有城動靜有時避其  
城省其特則免其見虎之害矣民獨之而虎之有瓜角也  
而莫如萬物盡有瓜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矣論之時  
雨曠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見虎之瓜角害  
知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瓜角害之虞鄉不節情  
愛無度則乎閨之瓜角害之嗜慾無害動靜不節則虛座疽  
之瓜角若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剛羅之瓜角害之  
見虎有城而萬害有杀避其斌寒其免原則免於諸害  
矣右見解老千丈之隄以蝼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  
故曰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

圭無求唯大人無火患此皆慎易避難敬細以遠大喻老  
有猷不死之樂於荆王者謂者撩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是食平曰可因奪而失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使  
人說王曰臣聞謁者四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容欺王也天  
殺無罪之人臣而民人之欺主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編縞而欲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  
矣魯人何也曰屨履之也而越人跣足縞為冠之也而越  
人拔髮以孝之所以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  
乎

衡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見出常也其成  
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  
者倍其所以嫁其婦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舟二說中山之是而不受也目殺散五十僉事其右左  
復見未與語而之食魯舟出而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  
交見万始善我何去故之魯舟曰夫人以言善我必以人  
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未問中山君因索而  
罪之

魚似蛇蚕似獨人則蛇見驚駭見蠋則毛起濕者持鱉  
婦人拾蚕利之所在昆為賁諸

右見說林

安衛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宜爵明是非日二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夜有賢不肖而無慶惡五曰有愚智而無罪吝六曰有尺才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絕之內二曰斷削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害四曰藥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藥其生而忘其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生不尊不重死不則令不行也

右見安危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宥法活世之臣功名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尽者名立害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名勸極力而藥盡情比之位

上：下：報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樹而務至於任即戰士出死而顧責育守道者皆懷金名之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甚鄙戰如責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槐而守已矣

右見旧道

擇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鉅而妄度意奚仲能成一輪瘵尺寸則差長短玉爾不能半能中使中王守法術拙匠守規短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好不能守中拙之萬不失則人力尽而功名立明王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王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法望表而動繩而



斷國措而縫如此則士無私威之毒而不無愚拙之殊故  
上君明而少怨下尽忠而少右見用人

明君之所必力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人心三言  
技能四曰勢力侷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動生一稔送人心  
雖欲貴不能又力故得天特貝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  
趣而自勸目曰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執位得不推進而  
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

曰名王

夫有材而無執雖賢不能制不削故立大材於高山之止  
則臨天千仞之巖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

非賢也執重也堯於匠匹夫不繩正之家非不肖也位比  
也千鈞得船則浮失船則抗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執之  
與執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執古見功名  
故之金人體者望也天地勸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  
所行雲布風動不以至累心不以累私已寄行亂於法術  
記長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送無理不傷情性不吹  
毛而求小疵不洗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  
急外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於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費在乎已而不乎人故致至安  
之法如朝露紀撲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瘦

於遠蹈旌旗不亂於人澤萬民不失命如冠或雉駭不創  
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書不緣功於盤孟記年之  
牒空虚故曰利莫長於蘭福莫久於安便匠石以千歲之  
壽操鈞視規短斧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  
雖盡力於考極盛於壽大山不正民明不能齊故曰古之收  
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大山之體不使其育及威以  
傷萬民之性自道余法君子樂而大姦上澹然安問靜  
因天俞持人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  
故天下少不可右見文體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徵七術一曰欲端叅觀二曰

必罰明威三曰信賞天能四曰一聽貴下五曰疑詔說使

六曰秋何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生之所用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侏儒之夢見  
寇衮公之稱莫衷迷故賈人見河泊與子之言古其坐  
也其患在堅牛之餓叔孫而江乞之說刑俗也嗣公欲治  
不知故使者敵是以明王推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衛靈公之時稱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  
之蘿賤矣公曰何夢對曰憂見寃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生者夢見曰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妖對曰夫日兼燭  
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並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

見人生者夢見曰天灶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  
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灶不亦可乎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欵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嘗以厚高  
信罰嚴而必君欵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  
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  
者比人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舂被濡  
衣而走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執也

越王勾踐見怒龜而或之御者曰何為式三曰龜有氣  
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况士有人  
勇者乎是歲人有是到死以其頭獻者故曰王將復吾而

試堪都燔臺而鼓之使民赴大者賞在天地臨江而鼓之  
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繩頭剝腹無而顧心  
者賞在兵也人况處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李性為魏之候上文地守而欵之人善舂也乃下令日人  
之有孤疑之松者令之舂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  
皆人疾習射日夜不休交與秦人戰大敗之以善人之戰

財也

右見內諸  
上七術

六徵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音外借三曰托於四數四曰  
利害者交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  
執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執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

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執重於臣不可復收也古之人唯恥言  
故托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  
所賞則臣弼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弼之以為威故  
曰國之利思不可以視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分語則故人當懷左右尉則左右重  
又語懷尉小賁也猶以成富况於利執乎

衛人有夫妻傳者而祝曰我無故得百未束布其夫曰  
何少也對曰菴是子將以買妾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來生也君曰太子

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妻有  
子君必妻之則必教以為俊臣故曰人子未生也

右見內勝  
說下文徵

夫嬰而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肉  
然至日脫必歸讓者慶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二右之傳頌辨而不慙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  
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大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  
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也治未必也

秦韓攻魏貼卯兩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  
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來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莽於首陽  
山之下而天子曰天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莽士

是乎是不掩也人臣罷以國之兵而王乃與里五乘此直  
稱功猶羸勝而履矯羸利也謂賢者羸利伍勝今以薄賣報天  
功猶羸勝之人履草矯也

孔子曰善而利者樹德不能為利者樹怨樂者平量者也  
更者平外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右見外儲說左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  
高者然不售酒酸恠其故問其因知問長楊債曰汝狗盃  
耶曰狗盃則酒故何而不售曰人畏為或令弼子懷其術  
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  
敵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

託世燻人則木淡諸之則塗掩此所以羞於社鼠也今人君

左右則出為執重以收利於民人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  
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拋而有之此而社鼠也

故人巨執柄藥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  
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右見外儲  
說古上

方吾子也吾聞之古礼不與同服者同居車不與同族者  
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執乎吳章謂韓宣王

曰人主不財則明臣不乞匱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  
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銜出嫁之乃令男

子年二十而宣女子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矣右

外儲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則正河濱之漁者

爭抵舜往漢焉暮年而讓者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

焉暮年而器卒仲尼咲曰耕與陶非舜者也而舜往為之

者所少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昭藉勉苦而民從之故曰

聖人之德化乎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咲曰莫樂為人君性其言

而之違師晚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援社以避琴懷於壁

公曰太師譙撞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則者故撞之公曰寡

人曰也嗚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為寡人戒右見雅一

景公過紫子曰子宮小近市諸徒子家豫章之問晏子再

拜而辟曰旦嬰家貧侍市食而朝暮趙之可以遠景公嘆

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踴貴而

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 變色曰寡人其

暴乎於是損刑五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主天下不識

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實胥無善削言賢益著 縫女王勇削縫

隰朋善純緣言增飾善女工之純緣也 衣成君舉而而之亦臣之力也君何

力之有師曠伏琴而咲曰公曰大師奚嘆也師曠對曰臣嘆

叔曰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

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諸壁之君者壤也也臣者州木也  
必壞地美然後州木碩大赤君之力臣何力之有右見雅二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宣狹處曾史之所懼也  
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儒也好惡在  
所見臣下之筋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炫遠奸見隱  
微而待之以觀歸也行定賞罰不尔弊乎右見雅三

慎子曰飛龍棄云騰蛇遊露云罷務霄而龍蛇與蟻蝮同  
矣則失其所乘也賢而人訓於不肖者則摧輕位也卑不  
肖而能服於賢者則重重位尊也堯為匠夫不能治三人  
而桀為天子能治天下以此知執位之執是恃而賢智之

不足慕也夫孳弱而失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  
得助於衆也堯教於習屬而民不听至於南面而至天下  
令則行禁則止申此觀之賢治衆足以衆服而執位足以

至賢者也右見雅執畏死難降此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

士學道立方尚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  
厚養年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竿之為詐  
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辨智之士行無歛以殺暴傲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  
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存城死節之民而  
世少之曰失詐之民也寡聞从令金法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橫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  
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而世少之曰愚慤之民也童  
民異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之民也挫賊遏奸  
明上之民也布世少之曰閭諛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  
毀也奸偽無施之民六而譽世之如彼畔戰有施之民六  
而世毀之如此之謂六反

夫彈痊者痛欽藥者苦為若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  
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欽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怨  
矣旦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

母之懷妬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詐之長利  
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詐筭之心以待相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人皆寐則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  
之對則暗皆者窮矣不得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  
身也則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  
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右見八反

夫為之可以能任重引車致遠者以筋也力采之主千乘  
之君所以制天下而証諸侯者以其威執者威執也人  
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執是主失刀人主失刀  
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



也當使虎豹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執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右視人主

無施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費表異也懿皇雖听覽稱獎竟不能正宋年迎佛骨總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文宗重  
王起

王文懿公三任節鎮揚歷省事寺贈守大尉文字頗重之曾馬詩寫于太子之笏以揚之又尺儀刑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重尼雖歷外銀家無餘財如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遂月俸糧三百員給之起昧於里家俸入其家及為僕妾所有老年老饕故加給烏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

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葆老子曰士之人家唯耻貨殖今如何谷執來雍困粥流未有祿代耕堂器而為養安可忘於何耳昔不迨晨昏今之世祿蠶浮不能禮節稍豐則餼其苟彘似欺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竊身尚德望名品未若王相自得不思險而足用乎

戲改畢  
誠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濟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為改名以其享達此朝士譏其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因欣然受而謝之意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文集也

段相  
踏金  
蓮

唐段相文章家寓江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听  
曾口寺齊鍾動輒詣謁餐焉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齊後和  
鍾羹之食其晚屈而不建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  
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梨飯後鍾蓋為此也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灌足徐相商致書規之節平日  
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  
蹇馱無故墜井每人朝士之門舍送族之館多有齟齬時  
人誦曰不利市秀才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頭揚  
州佛市詩及荆南人云  
是段相亦  
兩存之  
王文公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欠手而卧慮

王文公  
七子睡

夢寐見先灵也

書富足  
穀翁唐

相書公富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家号膏  
腴而積穀如坻皆為沛穗天中初除廣州節度豈宗以畚  
禺珠翠之地垂貧泉之戒京兆從容對曰江陵莊積穀尚  
有七十堆國無所貪宣王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不肖子  
三变

唐成通中荆州有書生号唐五經者學識積博實曰鴻儒  
旨趣甚高又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修自給優游卒歲  
有西濟南之風暮僚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  
变第一变为雖虫謂粥菘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魚謂粥書  
而食也第三变謂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云輩何代

文之父母  
與字節

無之

浙西周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之姊妹也少  
為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為大駟所侯聞之崔有容  
色乃踰牆而竊之宗族尔莫知其存歿周除浙 古其  
内亦至国号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日宮殿卑下未敢  
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尋相固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風翔  
揚少尹說之甚辟近代江南鍾令内子乃盧肇員外之女  
也說勇失身弟兄之在磁符者耻之乃曰小女子不何自  
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擅群僧  
調之乃自鎮仆此乃循道而灵官所衛也已未山尼開堂

說法禪僧鄧隱峯有道者也誠其所守中夜挾及入禪室  
欲行強暴厄憚死矢志隱卒取其憚服集眾僧以曉之其  
使立散王蜀先主却將張勅暴橫鞭人之膏典肩州有一  
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受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  
戒而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蓼津也崔氏女  
末山為以畏揚而狗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慕講經以守介  
而損命是之女子修道亦一段障難而况容誨而淫者哉孫  
祭舍人善北里志釵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士其肯似  
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  
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遊尔何傷於年少、流哉唐世梁

崔禹昌  
不識牛

太祖來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弟有別業在沐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陳桑請梓札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羨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葉戲梁祖以其有莊墾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中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節議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為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常氏文  
醜列謙

事

丞相常公廟出鎮南海有尔將列謙者我級甚卑氣宋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故類慮治物議風諸候僚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它曰吾子孫或可依

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常天人生子曰隱曰嚴為廣師嚴詞之奄有嶺表四府之也百建号曰漢改名龔在位二紀而終次子嗣北京即知人之鑑非謬也

唐盧詩  
三遇

唐盧迎讓業詩二十五峯方得一弟具卷中有句云孤衝官道過狗剋店門開之句阻康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

有餓猫臨鼠穴喚犬舐魚砧之句馬成中全見賞又粟爆燒毳破猫跳躑毘翻為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接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光化中有文字列道洛於天台山園清守夢見一女子引生八窓下有側柏樹葉花遂為伉儷後於於夢中相遇白

張曙起  
一棹

不曉其故無可於民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相葵花  
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過於此室文者才貧本  
聘近中心疾蓋女子及笄不有斫歸屣父兄之道也又有  
彭城利生夢人一倡家與護輩狎飲不後如夢便及彼家  
自疑非常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到  
山甫也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遊悼念不已因八朝末  
回其猶子又補闕曙才俊風流增人既院之悲乃製院砂  
溪詞曰抗障黨妒隔秀悖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  
應如天上人間何處去 惟新夢竟來時黃昏微雨益簾

垂置於凡上人既退朝憑几無憐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  
曰此人阿仄所作阿仄即中諫小字也然於無教還亦不  
可矣其升姪年類相似恕之可笑顏曰小勇小叔相提相  
提譚虧固不免也進士趙中手濕州似豪挾為事止蘇州  
族止及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七夫評大詳  
齊因慕趙遂同戴歸揚州趙以氣秋荆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即弟三十九愛奴為父母奪與請葛鼓李帳不  
已時諸與呂用之之幼感大尉恣行威福李悞禍歎恨而已  
偶話於刑娘亦憤惋諸吏三十九節曰此小事我能為即  
讎之但請過江於閩州北古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亦

依之至期荆氏以豪盛效蕪至效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  
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殺  
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有怨李公詩去易求  
無價室唯得有心即又云蕙蘭消歇歸春浦楊柳泉西伴  
客舟自是縱懷巧娼婦也竟以殺侍碑為京兆君溫璋殺  
之有象行於母江誰問有除月英尔娼者其送人詩云烟  
恨人間事又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贈平望橋週水忽照  
外夾相背飛尔有詩集全陵徐氏詩公子寵一宮妓乃焚  
之月莫送葬諸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帝媚號美戲

也唐本有里誌其間卯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遊之事或  
云孫祭舍人撰

唐孔極侍郎作祝遺時欺迴遇兩不費油衣及避兩於坊  
叟之廡下露注愈甚已過食射民家意其朝飢迎入廳事  
俄有一男烏紗帽紗巾而出迎接甚恭目備酒饌一一精珍  
乃公候家不若也礼公慙謝之且借油衣叟曰口寒不出  
熱不出用不出而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列已令鋪上取去  
可以借供也礼公咲羨不竟頓忘宦時他日說於僚友為  
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礙於封君洪範福曰富先賢以死  
事當貴豈欺人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救利也

而民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決民之性善其亂故明主治國也賞罰則民觀功嚴刑則民親法觀切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好無所萌右見心度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全奸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兵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天之所存者也情莫出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惠利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是實不宜失宜右見制八

說郭卷四十八

聲隅子歆殺頂微論二句 宋黃晞蜀人仁宗朝

叔曰聲隅者新物之名也歆殺者無疑之聲也瑣微者述之謂也天生欺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恨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鷲為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亟無彊之休故承之以揚右役俗流荒賢一奸百善既揚名惡亦隨之故承之以虎豹失於虎為毒卒世慨夫哲人為之未我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能故承之以文武天以經治武以運大收承之以我充文武交者

剛以俠柔故承之以天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其賢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孔父傳之子界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禱表於三王耳弗耳則吾罔敢源溢則後微智小則意塵遠而不文熱與爾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雨晞序

生學篇一 進身篇二 揚名篇三 虎豹篇四

仁者篇五 文武篇六 戰克第七 文中篇八

道德篇九 三王篇十

五氣雜萃鈞坯鑪鞠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魚



不然君子置力作生學篇

無自而生無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奈何物未吾原吾道頭頭金實巍昂卓屬吾暘吾暉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田邪筋心及偽如真賞日不足屬則有余嗚呼唏矣哉李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世道欺往誑馬來者塞極以享執之侵然可態駟了動誰飛潛故作仁者篇

天生萬彙為茲人用絲絃交曼將為救之有條有網統宗會元故作又或篇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間以順吾道移哉生聚得盡大性行戰克篇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為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

自天地帝無能捨之者幸欺二柄而已嗚呼欺人以歸乎壽福作道德篇

天協其王民心繹順位下崇德衆斯殺焚惟皇追極允克厥終作三五篇

聲隅平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享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

學之而非師而切菴勞友非人而過菴濕是以古人君子  
走師而殺言願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七古見生學  
嗚呼腐草親不可以達兵諛流不可以膠物猶釋行可  
以持天下也古見進身

千里之早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綿年之病比藥或能救其  
少死

終日不為惡惡不殺矣終日不為善善必怠矣是以君子  
捨此視彼右見揚名

不謨之相不林之將其尹利也倍乎商賈斯間之人慘墮  
之史其不毒也甚乎鳩翅救為天下者不可不慎王良之

執馭篇鵠空為聖師曠之善听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  
人之道猶及掌耳右見虎豹

或冊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聲記曰春以照之夏以長之秋  
以成之冬以藏之有何所止哉古見仁者

文成而道成而事協而切易由不有於此者猶捨舟而  
渡淵其能濟乎

女不耻其身之不止而耻其色不遇士不耻甚林不克而  
耻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

大偽君其大邪若止大私若公大富若利聖人不啓人以  
為賊而奸人近聖人以為賊右見文武

或問戰克於堯隅子轉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師以命合為陣位以患信為干戈智以師之禮以戰之測何戰而不克也右見戰克

女無奸強得幸則衆始之矣士無賢愚得勢則衆嫉之矣右見潤瘞之松子尋之操風雨所飄霜露所交而未嘗林文中不杜易其秀君子履道無操中之

亦隨昌右見道德

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霸以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修與否故也去就者是非之報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姬

終者安危之械回其根澄其源其審樞端其機則死不之能事華矣

或問為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甚酒馬也護之以早廐飼之以芻粟嚴之以斬鞵控之以善馭之以遠則遠之近則近之熟為而弗若也右見三五

程氏

宋程大昌字大之新安人部照辛丑作

右詩  
分類

梁天監中曹景宗五切还武帝宴奉光殿遭局令沈所賦韻独景宗不預固啓朱賦時韵已盖惟余競病二字景宗操笔而成所謂歸來筵鼓競者是也初謂此了未曉賦韻大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其筭五言

曰彼鈞賦味逐韻多少次第而用產有江總陸瑜孔範等  
三人後王韻得追格白易冬衝斥拆者與其讀用韻所得  
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撓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鈞坐  
客鈞各批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賦韻格也唐世次韻  
起無德之曰樂天二分自號元和休在宋之有也柳不知  
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操鈞所得而非酬和  
是唱者是小異耳又揚衙之格湯劫監記載王肅人魏舍  
江南故妻謝氏而聚况位啼兵北故妻生之詩曰奉馬薄  
蚕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真繼室代啗  
兒謝正決用絲時雨韻則亦以唱和為次矣

後九月漢初不独襲秦正朔亦因秦應秦以十月為者不置閏當

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余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之紀  
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米嘗推時定閏也至  
大初元年段用夏正以建寅為民首然猶歷十四年至正  
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艾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唐志道士女冠滑尼見死子必拜今不拜非礼也

僧尼拜  
火子

食其

黎明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病慕  
其名史說名後紀犁明孝惡近余廣曰犁酒比也將名之  
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道黎黑也與名相雜義曉未正曉  
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名暗相雜也暹明即未及

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暗也朋兄問得默啜首者唐來為  
郝靈奉白樂天新豐折臂時註云郝云岑岑者豈其字或  
蕃官耶

書後  
謹空

補泥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害於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  
得暨卑且於空紙批所敬言曰及及人如今批答之類故  
紙尾諸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便者他話也

馮上續  
史記

張易傳晉注如諒曰辨固目祿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  
金馬所受語續大史公書所余篇顏師古曰刘歆七畧法  
商與孟桺俱詩語頓序列傳衣卒念病死則然史記亦有  
馮商之文不独諸先生也

奉程公  
以人從死

古今罪奉程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困苦嘗有願狗者  
而是家在願中耳曰橫死其二臣亦穿豕以從是時橫已  
久固豈能強之使狗乎詩曰如可贖弓人百其身者傷其  
自歆從狗不可救之更代也恐非繆公道奉死然也秦政  
公無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其其國俗既  
以願狗為義因家不立法禁故猷公既葬出子之非今其  
奸以國法絕之

此夢瑣言二十頁

五代孫克憲富春人

唐宗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末嘗不論前代與  
已頗留心貢奉曾於殿柱上目願曰鄉貢進士李又或字

臣出鎮賦詩以暗之詩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  
忘磔泊僖宗皇帝好蹴毬聞鷄馬樂自以能於步打謂能  
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尔合得扶元野猶對曰或  
過老舜切湯作礼部傳即陞下不免且落事咲而已原其  
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拜具  
擇教

武帝詞為宣宗居皇殺之得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  
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請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身助礼  
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故毀以傷令德力遺不詔會昌中  
艮山古迹招提廢棄之地並令復之聚長史得之高行者  
居之性出家者不得妻廣也懿宗即位難以崇佛馬事相

國肅做聚埋時為賞侍諫議上疏摛凍其格云臣等聞玄  
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議是首相延百世作  
則千年至聖明至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被王宮  
割害之至雖取誠後之疎勝各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生  
所能慕也度引之徒即復有一丞節馬上內逼急詣一空  
宅經登溷軒欺則大優穆刁綾室屋也將優忍至以丞節  
慚謝之優公曰侍郎它日內逼但詳光語聞者絕倒

梁祖  
張天

梁祖魏國天人張氏礪山富室女父繼為曾宋州刺史温  
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  
救兵間因以婦礼納之温以其宿歎深如敬意張賢明有

礼温雜虎狼其心尔所景伏每軍謀国計必先賢防或已  
出師首途有所不可張氏一個請旋如其而至其信重如  
此初收充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被既無依寓於輜車張  
氏違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克鄆與同空  
同姓之困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至吾以如此設不幸汴  
京失守妾家如吾妙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但給  
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号後大造淫骨肉聚塵  
惟薄花穢以致交珪之禍起於婦人始以柔婉之游制劉  
虎之心如張氏者不尔賢乎

退齋性間錄一弓

宋俊迎慶

号退齋居士字季長

宋却改  
名庫

宋尊公初名却在翰苑上有意大同為同列所譴言姓名  
之誤不列国家上賜名洋尊公因有詩名紙尾何勞姓名  
禁林依旧接群英數之此畧称臣向便是當時刘更生  
張芸叟初稱迂集見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告  
深坐中物賦詩一女賦諷在云薄前独独疾應為未灰心  
盖似飄也芸叟称之

鄭陽試院甲同官趙傳霖傳食藥方以巴豆一粒同枳殼  
一牧切作兩邊去穰内巴豆以麻皮繫合不物多少其  
令枳殼飲爛枳去已豆燻干枳殼為末麩糊凡如調子大  
食後想水下十五丸老小皆可服

治暴  
吐血方

孫紹先傳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襠簷頭取知蛛網搓成  
九子用米飲下一服立止

蔡載天人賦梅花落句云應有化人巢木末之間一曾  
行春具具搜如此

題唐  
書詩

予與尹東均温州同考信德府進士溫叔言頃在都下部  
書處見有寫本唐詩即要一冊後顯一絕云中中原不可生  
強強盜纔生不可除一盜既除詳盜起切巨都是盜根株  
竟不知誰所作

雨

河朔人謂情明雨為食人雨五夏為隔輒雨

農語

秦晉問農夫語山麥鎖大秀早殺驍星花祖鼓施泥秀爛

起田中瓜端香花鍾出江州廬山令長沙菽種成倍一株  
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

或楓麝觸之花輒麥死惟頻瀹茶灌其根不為虫所蝕  
章子厚題季邦直江家行切雪菑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  
憶怕武昌舟洲尾射朝來浪打船欹破擁被醉服人不知

羅浮山  
隱者詩

羅浮山有隱者自謂黃野人或云李洞賓之流嘗題詩山  
問云雲未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隴西三声天高秋月白

道字詩

列栢衛遠仙和初寺和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此彭  
故相李之子号李状元蒙燕人之最似文學著者處能  
謂遠曰本影道宗皇帝好文先人者荷異春嘗於九日進



菊花賦次日賜批荅一絕句云昨日吟鄉菊花賦碎菊花  
剪金英作佳句至至襟袖有余香給落秋風吹不去

退齋筆錄 前人

墓誌

建年二年歲在戊申揚洲守吉州是年東駕駐驛維揚  
江南諸郡日盧金人深八淵時循城得銅鍾於城隅其上有  
文去唐宗北李慶子暮誌唐吳元初仲春中己日吾李愛  
子後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政禽令晦  
好呂原去

蘇軾  
奏帝

秦確之子愆宣相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  
北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

上皇云蘇軾無比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風  
用子乎自錄自合在宮中無此章也想像然而退鄭坐之云

五總志一焉 宋吳相注左人

憂患餘坐艱棘百馬時托壤顧赴年之不暇猶廢井不沒  
沉不食矣然於紬釋方坳與夫耳日所聞見有可紀述者  
南來能結舌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証今尔  
不服引其次弟非敢為書觀有補於遺已免生五總灵而  
知事因識其字曰五總建矣甫戊上巳前三月避地無諸  
城書于肅寺之道山亭 江右吳洞序

論李  
白

唐李白塗土崎磊落常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

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靴以水溼面損史落筆如風  
而時人謂白沉酬中為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是來嘗  
錯悞因号為醉聖故老杜云天字呼來必上舡而開元遺  
筆少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醉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  
因由奸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呼惟揀肥夭者  
白日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都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  
學士故有所歸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  
忘收贈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托以屯玩世與次  
公醒而往未易同日語也

朔康定之始未欲營於它小就瘞於西壘之恨吾卜茲土

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淝梁相繼表亂之時章貢

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决便使吾

愛子之骨得同阿泊听命于水府吳京逃送翁深甫記淵

方吳敗築未成明年金人犯繼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

江分兩路一犯明越原駕登海州駐永嘉一犯洪吉木毋

保章貢淵矣守既經兵火不知鍾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

車即修成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丑之言跡驗云

銅鍾文銘  
德之劉備

僧化威  
課命

元豐中三荆公曰乞罷織政寓於剡况相宅幾兩月神崇

未許其去況之子瑋嘗揭公坐閭門公云化成佳处在近

可令呼未化威者二課命老增也少傾化成至公作一精

更為晉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晉命今仕致宰相矣  
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  
上來詳只有有旦多便去得否化成者相公得意濃時正  
好休妻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腹去意遂  
决瑄之子憫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白宰相  
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斬人已行否確曰否欵奏知  
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宋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  
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  
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士声

潦則

色俱屬日快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决意不做得也  
魏天寶以後重史事謂客止醒藉為潦側宋武帝峯止行  
事以劉穆文為節度此非醒藉潦側之士邪而後世以潦  
倒為不偶之辭謏於矣

才絕

唐人為學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給李賀為鬼才絕  
白傳與晉皇不協每曰有所寄李織人一笈未嘗開市刘  
至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薛翰則回吾心矣事坡云文章好  
精金美玉市而有價米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鯨退之云衙時  
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不見于書傳更當詳

狄且質於傳古者

麩麩

于室司徒儀曰祭用麩麩晉制呼為撰餅又曰寒具今曰  
餼子杜去為法書名益冠絕一時方食寒具其有客至不伏  
拭乎出以示之故多梁汙東坡題古益云上有桓為寒具  
油

三壁  
洛碑

唐元韓嘉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妃廡嚴作文立古以  
表孝誠大雖不同而俱名者碧落在絳州于天尊之皆在  
澤者上於佛籠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右誌謂荆  
人陳性王書曰

不借

不借草屨也謂其意辨人人自不待借故名曰不借

清節

有一朝士豪藏古鑑自然能照二百里將以敵硯穆公  
曰吾面不及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敵硯于至荆  
公曰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能直我何二公  
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為物移聞者欵服

丁謂  
責詞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  
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云  
位揚尚賞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曾輕不道之誅  
難逃於漢紘一時快之

丁晉公  
做僧疏

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齊僧疏云補仲山之衰雖曲盡於  
考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

憂底事花名言之咲何人士大夫傳調服其精巧而識者  
譏謂以為所憂所咲公心知之而不覺刑於歌咏也

勤精節  
精神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  
諸生然之射東坡維舟秦惟公曰候蘇軾明日來問之既  
至果詰前語東坡應声曰精出為動神寺為靜動靜精精  
神也公繫節稱歎

說豹卷四十八

說豹卷第四十九

噶玉集

俞文豹

世有說苑說林文有叢說世說嗚呼說而不恨諸滿渣耳  
俞君文豹余愛交也一日以其所粹之說名曰吹劍其庶  
乎祿於理者予挾閱顛末觀其學粹甚未其文瑩甚殆無  
一疵可指因易其名為噶玉集識者或有取於斯換卷太  
息喜而害之景二年春山翁

頃編是錄名為吹劍仰過吳臣或者遂指名為噶玉集豈  
余本心哉之賊罪侯以者

嚴君平在蜀行五者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勉之以

時孝後世或取於日或寓於星或泥於矣千誠為可鄙知  
從漢高祖入關三百人封侯隨趙名四十万人皆坑之漢  
兵無一名 襄絕運限趙兵無一人在生旺者此理當有  
所處昔軍救 趙韓三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人迂  
除軍校則有一 責罰小小迂轉則運族微有譴河此人  
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尽則天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  
生預變忘喜

衣錦樂

陳希夷双無衣錦集預定我朝省状元凡鄉里姓名輕賦  
頭目官祿疾病父母名姓氏尽在四句中歷々應驗

夫子高  
座主

馬縝子巨齊為状元乃刘元成取元不修門生之礼曰肖

誠有主文故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為座主豈可謂他人門

坐器之大服姓木木尚書侍問癸未年為状元孝宗問木姓

出何代對曰容臣退思故水嘉有鬼魅魅之請文豹謂

子貢姓端木恐即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為兩姓

登科後  
解朝

詹又登科後解朝讀尽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

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荆公  
捨宅

荆公嘗署中與明道先生語云子雲囚首跣足手持婦人

冠出問言何事公曰新法為人沮震其鏹坐大言曰曷韓

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旁卒公恍見無荷鉄枷如重囚

乃舍宅為平山寺

東坡先生嘗愚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元光武兵渡虛陀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美汚朝衣家人小遇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為荆父發也

漁漁藝話云朝廷嘗道使高麗被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川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死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常談  
出處

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

公孫弘東閣開招賢欽賢翹

林三館出郭漢西京雜記

有客來相訪如何是這生但

存方寸把畱與子孫耕

賀知章詩  
近水樓

臺先得月向楊花木

易逢春

乃杭州葬上大守范文政送  
檢蘇公求危幸詩

蔡州褒信縣有道人上棋帝

饒人光其詩曰爛柯仙客妙道神一局曾經已度春白出洞未無敵手得既人處且饒人

投鼻  
目

太宗子元儼有威戶号八大王有人謁張乖崔投丞相及給事中皆納之袖中無女及八大王書乃曰其揆鼻自

拒馬

拒馬者淚制先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市井

閩閩顏延之云闔市門閩巷門也市廛者市中卸舍揚子

有田一塵言有百畝之君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井一井

有一市大嘗作開井疏曰六十四卦有井卦言水養人

十八宿有井星司人汲雖三家之市皆有豈雨卷之間及

俗語  
切脚

無平地鑿空要湧出澧泉并露諸天打供會來金海銀河  
借語切脚字即龍蓬字敦蘭盤字突落鐸字窠陀窠字點  
賴壞字冒露銅字屈亭圈字鷓盧蒲字突即堂字突藥團  
字斫落甫字只令精字不可巨字即釋典所諸二合字  
替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准行時帝一  
軸弥陀曰此軾生西方公処也

無佛  
論

張商英字天覺号無尺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  
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物論上曰既曰無文何論  
公馬其止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悞乃作護法論

聖節  
僧人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寺曰文論麟德殿相與

升座

問難賜矛有差時以為上儀白樂天有三教論衡我朝聖  
節升座本於此

過庭錄

宋棧昉

字賜升号廷齊四明人端平初贈直  
龍圖

作左用  
虛子

文字之妙只在幾箇助辭虛字上看柳子後荅章中立嚴  
原輿二書便得此法助辭虛子是過接幹族千轉万化如  
古人名字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  
本云

太史公筆立好故而語激壯頓拙如所謂長袖善舞多財  
善賈女無美惡如宮兒如士無賢不肖入韓見嫉哥謔皆  
切近端的贊尤奇屈原賈誼荆軻兩贊當為第一讀之使



人設舜慶決而繼之以絃；然位可也韓退之毛穎傳贊  
可絕其後柙河東晉問即自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  
說未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未乃歸之唐堯遺風一節高如  
一節而武後陸之說自廢蓋子厚先有最後一節前面只  
在布置行旆；引入璧人粥粥器童室路不成統有人求  
者便把第一軍好者示人也須徒平嘗之物捷與之者却  
到珍奇之物自然惟喜；晉嘆彼之官浙之官則吾之堂  
漸重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留最好者在後面口太史公亦  
云文字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後面  
只平結果則無可嘆者矣予少時每持非聖賢之書不敢

觀之說它書未嘗卦眼有一朋友謂公曰天下性一鍾刻  
薄人善你文字後因閱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方悟此  
法蓋摸寫物態考核事情幾於文致傳會揀功者之所為  
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暖長厚多可者為之則手凡矣若  
刻薄之事自不可為刻薄之念自不可你亦先有大經孔  
孟義理之說先入而為之至則百家之書友為我後而不能  
為我害矣此須曾男子乃能學不然癡人面前不可  
說夢也

言之以為明今不如暗含供實不如供虛如此說可以悞  
作文之法有一朋友聞之繫節

予嘗欲出韓退之答張籍李翱柳子厚答韋中立老蘇上  
田穉審子申上韓大尉書曾南豐答王介甫書陳厚山答  
陳少游書與前輩諸公凡論文必別作一冊寫出類聚觀  
之不特可見各人自有法度亦可以見各人自有工  
與親至面會何異

柳子厚文字多學國語却著非國語論若干篇豈私其所  
自得其所徒來耶至答韋中立書則云參之國語以署其  
潔又去左立明太史公國語可出入此却是子厚自胸不  
得處不覺說出亦可見其天資刻薄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荆軻專分別精神蓋子長胸中

有詩多狹氣所謂瓜也着他瘠處若使之作章仲舒等傳則  
必不遠以以其非當也行

王蠋義不比面於燕非戰公士也太史公不自為立傳僅

以附之田單傳未子長自有深意單之勝因於蠋之死也

太史公云同子騶乘遠絲變色同子趙談也顏師古注河

考蓋以父名談故也返水王名清揮塵屢錄字劉挈華老

為同老王之太父名華自樂道本太史公舊也史丞相本

字光弁婿五人潘氏潘又李恭政秦法秦也於稱謂不便

故以同叔易之此惟潘李可稱耳予故與朋曰問名字偶

與祖宗相配者樂可以同字稱人姓：誥今不知同有所

前軍許四大謂經句對經句子句子對句史句對句史詩對請句最為的當具於躰製諧協以予觀之若書句目對書句之類尤佳六經循環還自相對之若不得已以使句分曉起對子曰或經可亦不柰何尤要生於緩貫疎驟之後字順而已大必太物如在武丁時對作召公者惟汝一昕對予今三年矣維顯思對民亦勞止有能奪庸對愛立作相經營四方對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者方人篇曰對三事就諸下鬼听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力所以不覺若独有天幸對不自意全以史句對史句則尤妙古人詩句亦有可朔之於表啓者若用之於制誥則不尊嚴不可

不知開禧間有以家世平章君国者遇宗祝予為代作加恩制天聰云伊尹格于天伊陟格于帝既助予克向身之誠至咸又有家無賢又有商尚勉尔交循之誼盖四人家世輔相格天帝師之於郊祀礼成之後以更自親切耳

詩談

梁大常任昉云六經所有歌詩書課之類此盖取秦漢以來聖召賢士松龔為文名之始起固目暇目錄其緣起抑亦用新好事者之曰去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憂候湛始四言詩自前漢秦王帝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天司農谷永始七言

詩自漢武帝柏梁臺殿縣句始九言詩自謂高貴卿公始  
賦自大夫宋玉始歌自荆軻作易水歌始騷自楚三閭  
大夫屈厚及始離騷自漢揚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  
言易合詩始歌詩自枚舉作麗人狗歌始挽詞自魏光祿  
勳繆襲始

唐白樂天之為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二光  
首之地之女五村首之文六經之就六經言詩天首之者  
何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  
言莫切乎聲莫深物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失上自賢聖  
不自愚駭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未

有声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聖人之其然因其言經之  
以下義濼其聲結之以五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  
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平大倉深  
賈微洞窳上下通而一氣秦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  
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  
室也故聞九首明服肫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  
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莫不兩尽  
其心焉泊則衰秦吳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蔡時正下  
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  
六義始劉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騷人不所

愚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愁思防徃柳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吳尚別則引西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草下草上馬為此虽我類不具猶得人風之什二三馬乎時六義始缺矣晉末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興得多溺於山水以何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徒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矣至於陳梁之間卒不過朝風雪弄花料而已噫風雪花妙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願所用知何耳故如此風其涼假風以刺為雪也西霏以愍征後也棠隸之華感華以風兄

弟也采之采官美艸以樂有子也皆發興於此而義歸於彼爰是者可乎哉然則於霞散成綺澄江淨如凍島花萋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謂朝風目弄花草而已于時之義盡去矣唐吳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愚詩二百首鮑動有感興詞十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林中矣其人不逮矣索正風雅北吳十如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於头穿古台觀縷律格益二益若又過於李然撮具新安石壕潼關吏盧子本門之末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子過二四十首杜尚如此况其不逮杜者乎予嘗痛壞如此思

發情或食瓊哺夜寢不量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繆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篇略叙其詩之厚流廢吳昭此沈存中謂唱和聯句之起其原矣自舜作

歌臯陶賜言瘖載汲栢梁聯句顏延年謝元暉看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多中聯句至唐文士昌黎固多元禎作春深何処好二十篇并用家在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字韻令孤楚所謂詩及次韻起於此元聯句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輓鮓馬詩律之與其未久矣白遠矣以後訖於江在格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

宋之問又加靡麗四忌声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之學者宗之号為沈宋鮓語曰蘇孝居前沈宋北肩調蘇武孝陵也

唐李肇云元如已後文筆則學其於韓愈學瀟於樊宗師學故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切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禎俱名為元和鮓也

李長吉長於敬詩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嘗對以日如無限月長園人以為勅敵冠采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為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揚人年適宋白事因詩其對天年應声白眼中人似面

前人一生皆為的對

金玉詩語

宋察條 西清無為子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西井也東漢已有高合鮓至唐始看藥名之好如張籍答鄱陽客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校子夜吟詩向松挂心事方事喜居知是也

集句

集句自因初有知未盛也至名曼鄉人物間敵以文為戲然後大者嘗見子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歎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桓娥何借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金豹虎業中也五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省朱騎馬是何人文去法年老未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

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蒞工於此人言此自公非也

用事

杜去少陵作詩用字屢加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密藏也如五更致角声悲耿三扶星河縣動淫人徒見凌樂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稱衝過漁陽搯悲心杜漢武故事星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喜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声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三矣

天稟

作詩者陶耶物精体会光景貴乎自得格有高下才有分限才可強力至也壁之秦武陽氣盖金燕見秦王則戰

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奉止此其由素習  
哉予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難艰流离困質躓意欲早而  
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偏霸誇雅逞奇語款  
高而意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意者矣

詩韻

少陵韻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身前事凡三於  
重疊古未有其林予嘗負之升父又曰此歌分之篇人各異雖

製重韻無害亦同詩分章意也握讀以墨者可不知乎

咏洞庭

洞天天下杜觀自昔籟人墨客問麗搜奇者尤衆如水涵天  
影洞山接地形高交回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隨恍遠却如間皆見於世然未若孟誥然氣蒸云夢澤

波動岳陽誠則洞天空曠無澄氣象惟張如在用前至讀  
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  
仲仲吞幾云夢也

峰頂

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万山人跡罕到魚子  
山阜為今時因事登其山見標間一板塵暗粉落蛛絲蒙

寺詩

單幾不可讀滌拂久之事謫仙詩也夜宿峰頂寺舉首捫  
星辰不敢高声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揚文公幼時侍者悞

用鐘

王師弔代江左城位彼或夢非自女子行空中以臣筵  
物散落如豆者著他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  
見一貴人盛冠服繼墮於土云此彼舍人也既寤問徐錯

立約



死園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主徵之哲高齊詩押健  
字平甫中王文公時徐氏檀宅墨夜園夢墮空中從此事  
奇譎而益屈張韻中可謂搏虎乎也

風子

韓涯詩鵝見唼唯黃筍鳳子輕盈賦粉勝不記鳳子定  
是何物或問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念藏書  
數不能貯心亦並也徐悟乃崔豹古今注身謂蛟蝶大者  
為鳳子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具令嬪妾散落鸞  
人不自聊嘗作長短句兼外雨潺湲春意將闌羅衾不眠  
五更寒夢裡不知是身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  
山別時容易見時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念思悽

恍未幾下世云

南道記舊

宋魯紆号空泥人

慶曆中賈昌朝鎮北都奏因韓魏公治息異何流斷趙征  
侍同執不利因姓致皇嗣為立仁宗即日中托付待御史  
知集雜吳中復函往接治一日受內降至七討中復因請  
對乃既對以所文內降而乞尽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奏  
詔初甚咈吳固爭不已乃從時之謂之缺面御史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倍扈太宗好文藝詔之制誥蓋  
從惟吊喪問疾不赴

掖垣牒御史高臺連字

俗謂之僚頭頭

自李宗諤始中蚤召之仲倫奏

文臣倍扈蝶

不當字諤引臺閣故事復秦之宰祖政事堂九兩省官  
謂十堂上中丞卒有官班有堂下蓋兩省者長言當則佐  
居四輔釵位則禮絕百司今御史掇垣近司使同寺監統  
攝亂堂陸等威之分侮黜憲章取詣中外朝廷其宗諤之  
論從之自是為例

蛾者切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得罷師

錦帳

似王介甫以決女通秦下吳國夫人吳氏聚賞之愛此女

乃以天下樂暈

嫁女

錦為帳束成札而畢移之聲巴間于外神宗一日固介有  
之所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以對歸閱之果然

乃捨之問室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弓再對皇俱謝罷四已  
熙寧中韓子華回鄧州再入相韓時國方在翰苑過當制  
緡錦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失官南豐先生為西  
撥行詞元魯符未介拜相曲阜以學士州制曲阜對便殿  
以親嫌辭上云榮中以檢見韓締故事乃批肯兄弟近居  
詞禁兄行弟詞草兄制是日以天寧前二日樞密院龍散  
喬筵曾公扣宴曲居阜席面念徹宣名鎖院曾公拜相榮  
耀一時天非韓氏之比

蔡京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卧内回抵報蔡京石試介甫云

普流

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又云徐俯注告詞是子問

行當侍便當論繳時南豐乙疾革頌之而已

永州安子發秀才云者人皆有所祖述好廉須慕蘭相如  
近世如韓持國祖遠晏公之類蔡京祖述教坊使丁先現  
無所為以不人主一解顏而已

紹興中擢舉既廢判大正儀案乃毛以妾揚民為失人乞  
免宣繫反不召媒保中批以祈乞許冲元在中書遂依已  
得皆揮遇門章子厚大怒向責冲元云小白蔡立之盟誠  
候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頤可得此命不可下翠日  
極陳罷景宗司乃奪儀同時論皆之以為得防微杜漸之  
意後三年及乃乞建五兄待至把以束朝之命自草詔檢

何本未相戾也李端愿文官保文和長子治國地延賓客  
不替父風每林誅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為制至  
人分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其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  
學士持鎖院孫臣源適當制頗快不歌去李劭侍委取羅  
中求長短句巨源授筆欲書從者苦以將掩門矣炒：作  
數語云城頭上有三繫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琶  
琵琶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兩漫道玉為堂玉堂今  
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草非佳語臣源是夕得疾於玉  
堂後六日卒

黃衣白言平生有事二無豐甲子為淮東提舉常平除夜

省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  
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火署治請  
淮棧見米芾衣犢鼻屑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  
得小龍團二餅亞遣人送之起其滌研未畢有此二事頗  
自慰云

小說舊聞記

元相國文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

湄有先

鏡亡

若殘星為乃令親姓信覘之遂掉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  
中也詢彼漁云適夜一鯉先則無之親信乃矚鯉而未  
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殿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

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鱗而聳爪悉具既磨其室一則常有  
光觀公寶之置納中箱中及相國薨爾已去光啓丁未  
歲於鄴下與河南元怒過回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也不協比於權道  
惟以公諒幸大政四方有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回筆不克  
由是徙鎖忌焉而忘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廷列皂鍾而  
尋繹未嘗倦於承宗里弟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  
愉：如也大中因請良前假將入齋惟所愛卑脚大花鴨從  
既啓扉而花鴨連御公衣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押仰覩  
叱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止向空祝之

曰若有異頗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攝千見輩  
而相追邪言訖剖有物梁止墜地可人也朱髮衣短褐  
衣色貌熟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皇詢其未及姓名  
對曰李皂壽虛奄妾人也或有厚賂色壽令不利於公壽上  
感劍化復為花鴨所驚或不能匿令公若貫萬死之罪  
臣以余生服事台屏公待汝以不能遂遂命元金却押倚  
傳存隸之明日誥旦且有婦人至弟門服裝單急或復  
而抱持襁嬰諸子問曰幸為呼李皂壽爾乃其妻且曰誣君  
猶逢昨日半夜前表相見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壁立音  
嶂每言冷滑石從上橫方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又登

時遇石髮垂下接之以昇果一旬而及峰頂廣約百畝中  
有池亦數畝函幽方盛濃碧鮮妍四傍則巨檜喬松踈耀  
于霄漢余竒衣芳州不可誠池則有破鉄舟觸之則碎周  
覽已反取大金獻之操拾莖以承之大木亦有朽朴于池者杜  
其投幹磔之為既循池既花將折欵席又思灵境不可瀆不  
未取落花數片及鉄寸詳懷之一宿乃下之范復倍牙登  
陡特海不竟前席托去中予曰君因玉青之竒士也不能何  
以臻茲予是去冲尽以處業鉄贈義渡明日復負若而志  
負知所終則尚子尋五獻亦自人已徒駭裴亮河東裴亮近  
龍記已酉歲調稷滑刑衛南縣宰惟貪婪冒貨賂嚴刑

峻法史民農而怒之尤好繫駒雖九夏庶鬱亦不暫思畜一白  
馬俊健能馳竟以暑司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陽之內有里長  
王表者家雖窳賸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成白暫端麗常隨  
父未縣曾先遠見而隣之呼令入宅遺渠服玩自是率為馬常光  
遠後令所龍謂表曰我無若能以此免狗鉤當善待汝縱有大過  
亦不汝庇瑕也表答曰上議賦縱受制於資骨肉之間則無以  
未命况此兒襁褓表母盜可服雖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  
於明公亦甘心矣先還聞而御之數月乃遣表使於曾南使盜待  
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亘辛亥歲春先遠速疾遇六月則附深  
弟委頓矣或時若兒物所耳遂兵邑壽如沙交邑要壽今

室上王首作男氏昔年語於昇臣兄弟余不敢墜感烈故青之三水曰夫  
積仁可以秋邦家厚德可以質岳顯晉文公天縱私度岳生病灵文  
貯撮起因風武門或遇戎醜故得先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具賢相  
也毫寿碌隸尚服義風九土倉坐固受息有之賜矣

王得巨登已歲投昇巨見自汝入秦冬拾二月宿予北罩之野氏原店到時月  
晚勢尚卑延襜嵬聞昇臣乃兵予同啓南坡蘭若訪僧曰義海  
氣規甚清淡吐亦雅帝夜圍設茶果待客頗勤因語三峯事海  
曰去年初秋一旦迨慕有士人風格峻藍麻衣芒屨荷笠而未祈宿昔  
問其所巨姓氏誰何答曰玄冲姓王未自天姓性隱趣好奇心小賢所行步  
諸山畜跡尽冬南之美矣惟有峯山連峯峰之秀異求觀今則方候一登

尔海嘔之謂曰茲山瑋後若削自非馭風憑之亦無有西理玄冲曰賢人  
勿謂天不可昇恒處無其志身僕亦知峯陽川中有塔志其綿尋為海觀  
其詳氣壯厲亦然之玄冲曰公明且玄公日當扁山趾計其五千級為一旬  
之程亦足灰疵上常懣烟為信至時可來執林南下望日玄冲發汲散一葉  
世并大金壞之而去昇海書於屋壁承期先一日至桃林宿日平晚垂色  
清即無纖弱侍立歛息間有白煙一道鄰起逆花峰頂海祕之不  
信後歸二旬而玄冲至歎定乃言曰前者既入幸揚川中普做是帶紆至運  
花峯下憩一宿方登初澄也雖陰蛟猶可重足一跡因則復於石廣中泉  
亦如走中言拙曰王表未也當还尔兒又為表言曰集雖小吏慎密白防  
細過既交帖殘賦豈有窺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訢子天未未請命又馮

已語今还迎兒與尔重作功德厚賂尔陰錢允哉平皆曰不可少頃  
白白憑未也則代馬語曰前生等報受畜身生馬人乘騎自有年  
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釋卸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挈  
均不停四蹄天然双日無毫<sup>酒</sup>死命議君之由已新上天今未今取又為  
已語新之如止喪終不知所象日見遠平與郡九儒代之乾寧甲寅歲  
神乎困防故人至衡南縣啓君迁客甚語及前政乃為予語之  
三水之曰大上應列宿出宰面里雜手茲





1070

